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回 黎德讓寄書接眷 賀財主改字吞金

卻說楊氏夫人望子之心，尤甚於高公，因又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妾聞虔誠一念，感格神鬼。想當初純陽呂祖既顯聖於先人，自然默佑子孫於後世，老爺何不與妾早晚到呂仙祠焚香祈禱哀求，真仙有靈，一定垂憐賜子。」列公，鎮國府內為何有呂祖祠堂？不說不知。只因當年高興周在殘唐為將之時，被敵人困在一座無水山中，人馬將要渴死。興周情急，在呂仙廟中跪叩求告，一日一夜，頭破出血。忽聽一聲響亮，不異山崩地裂，從甬路東邊石縫中湧出甘泉一股，甜美異常。當下興周大喜，率眾拜謝了聖像，人馬由此得生。所以家中修祠堂祭祀。遇有疑難，求打生神數，指引之言，無不響應。至鎮國王，已供奉了四輩。當下夫妻二人，每日早晚至祠堂求祝。且說次日夫人將總管傅成傳一堂，當面吩咐道：「千歲因膝下缺嗣，欲娶偏室。你可經心察訪，買一位美貌端莊女子。有時抬來我親自相看，千萬仔細。其有來歷不明、容顏欠秀、年紀大一概不要，作速辦理，不可遲誤。」總管答應，領命而去，留心察訪。恰訪著一位有福的紅妝。你道是誰？此女家住山東曲阜縣平安村人氏，父親秀士，鄉宦出身，姓黎名德謙，母親陳氏，名門之女。所生二女，長女淑娘，年方二十一歲，早嫁與本莊馮鄉宦家，夫主是個文舉；次女名素娘，一十七歲，待字未聘。黎秀才年已半百，先時與胞弟德讓相守讀書，指望上進。不料官星不現，連科俱是落第，把些家業漸漸花去。又遇德讓妻子病故，年景又逢旱澇，德讓見此光景，與兄嫂商議，棄了詩書，帶幾兩銀上東京習學買賣去了。秀才在家，訓幾個蒙童得些束脩，將就度日。又因年少時不善保養，雙腿有了腳氣殘疾，有時犯了，不是十天就是半月，臥床不起，散了學生，那束脩也就大不週全。日往月來，看看支持不來，還幸兄弟在京買賣得意。一年寄幾次銀兩來家；子女淑娘家也有些資助。雖然如此，那裡接濟得上？偏遇歲歉，柴米價高，不免少衣缺食。

這日正是初秋時節，金風吹敗葉，白露散清涼，三口兒坐在房中，好生蕭條冷落。

只覺得情緒懨懨愁漠漠，憂心悄悄意懸懸。秀才歎氣呼娘子，「想不到科甲功名這等難。想當初費盡家私圖上進。寒窗苦守硯磨穿。又誰知玉堂金馬無我分，空被詩書誤少年。到而今，功名未得身先老，饑寒交迫有誰憐？親朋疏淡絕來往，無帖邀請孔方還。是我無能該自受，帶累你母女受饑寒。大丈夫不能飽暖妻共女，好教我又悲又恨又羞慚。」林氏說：「相公說的什麼話，自古說夫乃婦之天。終身一體同甘苦，婦人家耐貧守富理當然。萬一晚年交好運，難道一生是這般？雖然無子現有女，大女婿已入龔門可望官。他登甲第大家幸，半子之勞有靠山。」秀才說：「未來的事先莫講，目下的饑寒怎麼耽？」素娘說：「若依孩兒愚拙見，耐性寬心聽自然。徒勞無益傷身體，多慮多愁疾病添。人口平安便是福，我勸爹爹且耐煩。蒼天必無絕人路，兒還有，針指生活幾百錢。明朝還可一日用，且待我加工細作不偷閒。」秀才聽畢長吁氣，又是傷心又喜歡。夫妻父女正講話，忽聽門外有人言。

外面招呼：「黎相公在家麼？令弟寄了書信來了。」秀才連忙答應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遂出房開門觀看，原來是左鄰徐明，從京中買賣回來，帶了黎德讓一封書信，三十兩銀子。老秀才歡喜不盡，拿進房中，與他母女觀看。笑向陳氏說道：「怪不得女兒方才說天無絕人之路，果然來了這點接緒。我兒真是聰明之見。」陳氏說：「且看看書上有什麼言語。」老秀才忙叫素娘點燈，偏偏燈裡油少，昏昏暗暗，看不真切。取過眼鏡兒帶上，慢慢觀看。書中大概：自別兄嫂，條忽數載。慇懃貿易，頗得利益。積得五六百銀，今與仁義當賀財東合本，更覺興隆。因思兄嫂姪女，兩地懸隔，甚屬不便；再者家中無甚產業，莫如攜眷來京。一則骨肉完聚；二則京中人多地，可與二姪女擇選乘龍；三則弟室尚虛，請兄嫂來京共議姻事。先租房一所，暫住家眷，到時再買。下寫「弟德讓拜寄。」內夾路程單一紙，上寫「到京東華門往西一直走兩箭遠，問水月庵庵頭小鋪對過坐北朝南三間小房便是。」老秀才一面念，一面說：「很好，好，好！我正要離了這窮家呢。」陳氏說：「我想著也好，就只捨不得大丫頭淑娘，這一去不知幾時方得見面。」說著掉下淚來。秀才說：「到底是婦人家的見識。方才勸我還說的是很明白的話兒，這回就糊塗了。自古道：女生外向。大女婿有時得中了進士，選了別處遠官，帶去上任，咱們難道還留下女兒不成？上京後姑爺服滿一定也上京會試，萬一作了京官，只怕常在一塊兒守著的日子還在後頭呢。」

一夕話，說得陳氏心安意樂，於是把那銀子換了，三口兒置買棉衣行李。將房屋租與鄰舍，幾件粗傢伙也都變賣了。僱了一乘車子，擇了吉日，拜辭了親友，女兒、女婿都來相送，翁婿母女姐妹彼此灑淚而別，登車上路，離了山東，竟奔東京大路而來。

行程正遇殘秋後，荒郊一派景淒涼。但只見，萬木凋殘飛敗葉，百草經霜顏色黃。冷淒淒金風透體離人醉，悲哀哀碧天雲外雁成行，嘩啦啦小橋流水銀波細，幽雅雅籬邊菊綻送清香。一陣陣曠野無人狐兔走，蕩遙遙鐘聲遠寺韻悠揚；叫喳喳林中野鳥爭巢鬧，亂紛紛飄渺天絲素線長。見幾處田野收割農忙事，攜妻帶子運新糧。見幾處重樓瓦舍垂簾幕，紗窗笑語隱紅妝。見了些村婦門前抱幼子，大朵紅花壓鬢旁。宿了些荒村野店茅屋小，走了些崎嶇顛險路羊腸。過了些州城府縣莊村鎮，經了些寒暖飽餓共風霜。涉水登山非一日，十月初旬到汴梁。

進得城來，但見人煙輳集，鋪面鮮明，到底是興隆之地，那一派熱鬧，言之不盡。老秀才下車，拿著路程單兒問至水月庵來，果見路南有座饅頭小鋪，路北一所房子，街門鎖著。陳氏用手指著說：「相公，想必就是這裡。」秀才說：「為何鎖著門？」素娘說：「叔叔一個人，想是在當鋪去了，這房無人看守，自然是鎖著。」秀才說：「等我問問，自然明白。」

正說至此，只見饅頭鋪中走出一個老者來，望著秀才說：「這位相公想是山東來的，貴姓黎麼？」老秀才陪笑拱手道：「承兄下問，小弟正是山東來的，尋找舍弟。」老者說：「且請少待。」遂回身進鋪，手拿一對書子回來，向秀才道：「令弟昔年到此，與弟萍水相逢，相交甚厚，拜為兄弟。近與仁義當財主賀新合本，十分利益。不意自前月偶感風寒，患病在床，就在這新房內調養，請醫服藥，都是小弟過去伏侍。他在病中眼睜睜只盼兄嫂早到，連我也替他著急。不料延醫罔效，禱祝不靈，於本月初三日病重身故。臨終以書付弟，伺兄來時，千萬交付。令弟還有些被褥、衣服、鞋襪等物，都在弟處收存。」老者話未說完，秀才渾身亂抖起來，頂梁骨上轟的一聲，魂靈不知飛去多遠。

老秀才，大叫一聲「疼死我，」跌倒塵埃直挺著。陳氏素娘黃了臉，母女雙雙跳下車。一邊一個忙扶起，捶胸呼叫淚如梭。只見他面如金紙唇如靛，氣閉眉垂二目合。那老者鋪中忙把薑湯取，牙關輕撬與他喝。慢慢甦醒多一會，老秀才，性定神歸又轉活。慟淚紛紛朝下掉，濁痰吐盡口嚙啣。翻身站起雙足跳，又是哭來又是說。叫聲受苦的親兄弟，「你半生枉自受奔波。可歎雙親辭世早，你哥哥少算無能命運拙。跟著我苦讀書來熬歲月，耽饑受冷數年多。可憐異鄉苦拚無幫手，勞心努力自張羅。可敬你手足情深明大義，得時不忘你哥哥。可憐你臨終那有親人送，肝腸望斷苦如何。我只說骨肉重逢天大喜，又誰知忽然變作夢南柯。細想你異鄉抱病淒涼況，我的這心似千刀萬刃割。到不如把你哥哥叫了去，我合你地府相逢兩會合。最可恨現世的活著成材的死，想是我黎門不幸少陰德。」老秀才數數落落心慟碎，陳奶奶呆呆呆呆似楞鵝。黎素娘悲悲切切淚如雨，那老者嗟嗟歎歎也傷悼。三口兒哭至難分難解處，傍邊裡轉過車夫把話說。

車夫叫道：「黎大爺，別哭了！哭一年二相公也活不了，我們等了這早晚，人餓不餓的罷了，牲口也該喂餵了。」那老者也不住的解勸，三人只得住了哭聲。

老秀才重新與老者見禮，說：「亡弟多蒙照應，真令小弟感恩不盡，還不曾請教尊姓大名。」老者說：「不敢，賤姓周，名善良。」秀才說：「周兄既與亡弟結義，即是小弟異姓骨肉。娘子、女兒過來拜見伯伯、伯父。」母女依命上前萬福，老者連忙還禮，口稱不敢。秀才說：「周兄不要太謙，小弟是個直腸人，初至此地，又遭這不幸之事，心神昏憤，凡事望兄指教一二。」周老兒說：「既承不棄，小弟依命便了。賢弟，你好疏忽，你看這個東西。」說著，從袖中取出。原來是德讓的遺字。秀才收起，口內長歎道：「聞知亡弟凶信，登時心如刀割。就是萬兩黃金也顧不來了。」老者說：「雖無萬金，那書字看著他寫的，可有五百八十

兩銀子，你看了書中言語，自然知道。且安放他娘兒們再講。」

老者當下拿了鑰匙開門，大家進去，看見德讓的靈柩，未免又是一番大哭。哭罷取出銀子，開發了車夫。周老兒幫助買了些米糧柴炭，安排已畢，陳氏生火烹茶來。秀才讓周老者吃茶敘話，問那賀財主的原因。老者道：「二弟在日，原與仁義當賀新合本，後來病重，與他算了清帳，說是有銀五百八十兩交與他暫時收貯。你明日就拿了此書為證，急急找他去。要不然，人心難測，恐有變故。」秀才說：「多承指教，但不知他住在何處。」老者說：「從此向南一里多路元寶巷，呂丞相府斜對門，那黑油漆大門就是他家。」秀才一一記下，老者吃了一回茶告辭回鋪，秀才送出回房，在燈下拆書觀看。見上面的言語與老兒所說的相同，後面又有幾句永絕言辭，實是兄弟親筆，不由得嗚嗚咽咽，哭個不了。陳氏與素娘雖然解勸，也是淚如湧泉。三口兒哭了一回，少不得收拾安寢。

那秀才因連日辛苦，受了些風寒，未免兩條腿就犯了殘疾，又有些疼痛。次日，只得扎掙起來，早飯以後，去找那賀財主。問到了門首，招呼出來，說明來歷。賀財主滿面春風，十分和氣，讓進客位，小廝們端上茶來。老秀才說：「亡弟德讓遺書說有銀五百八十兩，與兄合本貿易。因病重清算，交與兄收貯。如今乞賜見還，以了燃眉。」說畢，將遺書取出遞與賀新。賀新看了一看，搖頭笑道：「黎兄初至京師，不知小弟的為人。再說句狂話，小弟家中也不短這幾兩銀子使用。令弟這書，兄長請看，筆鋒無力，字畫歪斜，明明是病篤之人，精神恍惚，大大的寫錯了。」

他當年初到中學貿易，同著那貴地鄰居徐舍親，首先到我的雜糧鋪，果然精細又慇懃。妥靠誠實能寫算，每年額外贈勞金。我見他為人諸般好，又憐他拋家失業人。更比那別個夥計多看顧，所以他攢下這些銀。前年入本八十兩，算至如今正六春。每年利息添作本，川流不息似雲騰。也是大家財星現，贖來當去不離門。他也曾十兩八兩望家中寄，買鞋買襪買衣巾。前日他病重與我算清帳，同著他素日知心夥計們。通共二百三十兩，合鋪之人盡曉聞。原封未動交與我，在我家櫃內暫收存。書字上忽多三四百，這事真真屈我的心。細想他素日為人忠厚處，我們倆義氣相投情最深。若說他有心賴我我先不信，必是他病重神虛心性昏。這事反叫我心難過，好像是賀某見利壞良心。我若有半點闇昧不明事，報應循環有鬼神。黎兄必要憑此字，講不起賀某陪補這宗銀。」老秀才書呆子脾氣忠直性，聽了這一片甜言就信作真。

老秀才含笑開言道：「賀兄何必多心，資財這一宗，小弟雖貧，極是看得破的。既如此說，想是亡弟寫錯了，也是有之。就請將所收的賜弟，天色將晚，小弟也要告辭了。」賀新說：「兄說那裡話來！二弟在日，與我情同骨肉，今日幸會兄長，正要少伸敬意，那有就去之理？」說著，就叫小廝們放桌暖酒。